

魔 菩 奇 案

(京)新登字 093 号

张苏亚译

魔 兽 奇 案

(日)平岩弓枝 著 张苏亚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保定市满城县东方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375 印张 262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0875-0 / I · 289 定价:6.50 元

印数:00001-30000 册

目 录

一辆豪华的赛车	(1)
百濑一家	(9)
疑惑	(19)
歌剧院的发现	(31)
早苗的来信	(41)
秋风	(51)
不翼而飞	(60)
脸上带伤疤的男人	(71)
在饭店里	(78)
相亲	(86)
遗留的情书	(93)
口哨	(103)
日记的秘密	(111)
挑战书	(118)
夜空的星星	(125)
圈套	(133)
夕阳映红的海	(147)
第三次入侵	(157)
订婚戒指	(165)
第二个受害者	(181)
消失的文字	(191)

警察的苦恼	(206)
白手套	(226)
老牧师	(236)
第三个受害者	(243)
复仇	(265)
(I) 两个警察	(279)
(0) 夜空的彩虹	(308)
(0) 第四个受害者	(334)
(1) 婚礼进行曲	(351)
(1) 真相大白	(372)

一辆豪华的赛车

一个阴霾欲雨的下午。

一辆红色豪华小轿车在一号国有公路上疾驰，在靠近大矾的地方突然向北拐去。

这辆全新的 GT·勃洛琪高级赛车在高低不平的乡间小道上颠簸，乡间邮递员的注意力完全被这辆从未见过的豪华车子吸引住了。汽车正好在他身边停下，一个男人从驾驶室的窗口探头问道：“劳驾，请问这附近有没有飞机道啊？”

这人说话文雅，颇有礼貌。这时，邮递员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男人的左脸颊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不免有些吃惊，这伤疤在阴沉沉的天穹下显得格外凄惨可怕。

“机场嘛……从这里退回去，往前开有个洋货店，再从那里向右拐……”

邮递员的话断断续续，令人难得要领。

“谢谢……”

在狭小的空地上，这辆意大利轿车灵巧地调过头来，不一会儿就从邮递员的视线中消失了。

赛车第二次停下来是在一块白薯地旁边的公路上。司机从驾驶室右边窗口探出身来，向正在地里拔草的母女俩问

道：

“请问这条路通飞机场吗？”

“飞机场……”

母亲似乎不太理解，她回头问女儿道：

“这附近有飞机场吗？”

“就是从前战争中的海军基地，您记得吗？”

“啊……我们是最近才搬来的……”

“妈妈……”

母亲身后的女儿一直在注视着司机那英俊的脸庞，略带羞涩地说：

“在沟上重工的工厂里……不是有一条长长的飞机跑道吗？……夏天，海上巡逻队的小型飞机还在那里起落呢。”

“噢……我还以为要找象羽田机场那样的大机场呢……对，那边是有飞机起落，兴许就是机场吧？！”

母亲边嘲解自己的疏漏边用手指示方向。

赛车从杂草丛生的田野边离去了，女儿叹息道：

“妈……刚才那个人真是美男子啊！”

母女俩看到的是充满男子气模样漂亮的右边的脸颊，却没有发现左侧的伤疤。

第三个看到这辆赛车的目击者是沟上重工的一名工人，叫井上勇次。

正好5点钟下班的汽笛拉响，井上在做下班准备，无意中从更衣室向外面草丛中的飞机跑道望去。

虽说是飞机跑道，可是平时公共汽车也开，卡车也走，更是工人上下班的捷径。

跑道路面破坏严重，到处是石子，根本无法想象飞机在

这上面如何起落。跑道两旁的狗尾草长得很高，一直延伸到对面工厂大楼，正因为如此，不了解内情的人是不可能知道这里有飞机跑道的。

在狗尾草的荒野上停着一辆红色赛车，驾驶室里空无一人。在荒漠的狗尾草原上，这辆外来的汽车显得额外不协调。

“喂，井上……今晚到冈本家打麻将吧，三缺一。”

同事樱井邀请道。还没等井上回答，工友们就交口嘲笑开了：

“不行，不行，井上能来吗？他还要吃妈妈的奶呢！”

“一老一少的日子不太无聊吗？怎么样？来一回吧！”

“还打麻将呢！独生子是妈的宝贝疙瘩，恐怕连老婆都不好找啊！”

“俗话说‘有女儿也不嫁有老娘的小伙啊’！”

“要老娘就要不到老婆啦！”

对此类玩笑井上显然已经习惯，并不感到生气，当他走出更衣室时其余人都已离去了。

工厂的傍晚，在下班的一阵忙乱之后很快就安静下来，偌大的厂房没有一个人影，象一座冰山一样无声无息地矗立着。

井上穿过厂房之间的空地 toward 大门走去。工厂四周都用栅栏围着，出口处的大门旁边建有传达室，当井上来到传达室时看到有一个陌生高个儿男子从里面走出来，向狗尾草丛中的汽车走去。

原野上，落日的余晖映照着灰色的厂房，相比之下，那男子的淡青色上衣显得格外鲜艳。

从传达室经过时井上看到门卫森嘉吉站在那里。

“辛苦啦！”

勇次招呼道。森嘉吉象刚从梦中惊醒似地惶惑地答应了一声。

这时，远处传来了汽车发动机声音，勇次向汽车方向望去。

“那辆赛车真漂亮，是刚才那个人的吗？”

森未作回答。

“你认识那个人吗？”

“不，你问这干什么？”

森显得有些慌张。

“好象刚才和你在这里说过话吧？”

“嗯，说了一些话。他来问这里是不是从前海军基地的机场……”

“海军基地？”

“象你们这些战后才出生的年轻人哪里知道，过去，有很多战斗机就是从这里起飞，一去不回的啊……”森感慨地说。

“战后，机场卖给了民间航空公司，因为经营不景气只得再次转卖……于是，我们公司就把这块土地买下来建造了工厂。跑道没有废掉，夏天出租给水上巡逻队用。”

森说的战后这些情况井上也似有耳闻。

“那个人大概不知道这里已经变成工厂了吧？”

“好象是这样。说到沟上重工已经买下这块土地时，他还吃了一惊呢！”

“要说是海军基地的话，这样的跑道算是满不错的了。”

勇次望着到处是石子和土块的跑道路面说。

在跑道中部竖起了栅栏，跑道被一截为二。如果夏天出租给水上巡逻队的话，将栅栏拆除就又可以当作跑道使用了。

“刚才那个人，说不定从前在海军里呆过，也许就是从
这个基地驾机出发的……侥幸死里逃生……这次回来旧地重
游……”

“他没有这样说。首先，年龄就不太象，太年轻了……”
森否定了勇次的推测。

“尽管如此，仍然令人觉得奇怪。战争已经结束快 20 年
了，到现在还要寻访什么海军基地？”

勇次说完正想回家，却看见森擦火柴点烟的手指在不住
地发抖，几次都没有点着，他为了避开勇次的目光背过身
去，却无法掩饰其异常激动的神态。

勇次虽然对此感到奇怪，却并没有在意，随便招呼一声
“辛苦了，再见！”就离开了工厂。

在等待回城的公共汽车时，对面高坡上的修道院里传来
了清晰的钟声。

公共汽车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剧烈地摇晃着。这一带到
处是长满杂草的荒野和白薯地，除了沟上重工建有工厂外几
乎看不见人家。不一会儿，公共汽车就在修道院门前停下
了。

修道院的大门正对公路，进门便是石阶，拾级而上，在
高坡顶上建有礼拜堂，赞美歌就从那里传来。

修道院的石阶上有一个浑身裹着黑色圣衣的修女正陪伴
着一位身着和服的女士正走出门来，远远望去，白色的和服

配着青磁色的腰带分外雅致。

那位身着和服的女士向修女告别后并没有上公共汽车，她走向门边空地，那里正有一辆轿车在等着。

她那文雅恬静的神情，略略颌首的姿态，在勇次看来简直就似木莲花一样美丽。

轿车超过公共汽车很快消失了。不知怎的，年龄比自己明显大许多的那位女士的青磁色腰带却奇妙地在勇次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

小巷里飘溢着诱人的烤秋刀鱼香味。

公寓已经陈旧，踏着嘎吱作响的楼梯来到二楼房门前，勇次才想起做化妆品推销员工作的母亲今天去横滨了，回家可能会迟一些。

他从牛奶箱后找到藏着的钥匙，进门后拿起购物筐又走出了家门。

从小学时起家里就只有勇次和母亲两个人一起生活，不知什么时候他就开始懂得了应该帮助母亲承担家务。

他正要下楼，只见一位姑娘气喘吁吁地跑上楼来。

“啊……勇次……”

“怎么啦？早苗……”

早苗呼吸急促，平日常带微笑的脸上现出僵硬呆板的神色。

“究竟怎么回事啊？”

早苗仍然没有回答，只是强作一下笑容后就匆匆跑进了

自己的房间。

买回烤秋刀鱼做好晚饭，勇次翻开桌上的航空杂志。尽管家境贫寒，但每月一份航空杂志是必定要买的。

长大当一名飞行员是勇次从小的夙愿，要是能操纵那带翅膀的庞然大物在空中自由翱翔该有多好啊。但是，初中毕业后由于经济状况所迫不得不进入沟上重工当了工人。于是，当飞行员的愿望就成了梦想中的梦想了。

尽管如此，勇次在假日里还经常到羽田机场观看飞机的起飞和降落，一整天都不知疲倦。有时还将积攒的零用钱用来购买材料制作各种飞机模型。

10点过后母亲君子回来了。

“今天可没白受累啊，因为走得远生意才做得多……看来这个月的生意不会比早苗少啦。”

母亲和勇次一起吃着名符其实的“晚餐”，显得疲惫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今天早苗是几点到家的？”

“噢……大概6点多吧。”

勇次想起了在楼梯口和早苗相遇时的情景。

“不知为什么她气喘吁吁地跑上来，我跟她说话她也没有理我。”

“可能有什么急事吧？”

“也许……”

根上早苗和勇次同住一座公寓，过着独身生活，双亲早年病故，虽有两个兄长，但大哥在战争中参加飞行突击队战死了，二哥也因火车事故不幸身亡，真是一个苦命的姑娘。

四年前早苗原先所在的公司倒闭，正在走投无路的时

候，勇次的母亲伸出了救援之手，将她介绍到自己工作的化妆品公司当了一名推销员。

由于早苗以上的身世，总使人见到她就有一种凄凉之感。但她那美丽的脸庞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聪明伶俐又有毅力，搞推销工作深受顾客欢迎，从去年起早苗的推销成绩每月总是名列前茅，勇次的母亲也引以自豪。

早苗今年 22 岁，比勇次大两岁，也许是因为个儿不高的原因，看上去却象不满 20 的样子。

“对了，我在横滨买来了芋羊羹，早苗可能还没睡，你把这个给她送去。”

早苗和勇次家是对门邻居，勇次托着盛有芋羊羹的盘子来到早苗的门前，敲了好几次门仍无人答应。

“好象已经睡了，房内没有声音。”勇次告诉母亲。

第二天早晨天下着雨。

勇次上班时看到了正在公用厨房里洗衣服的早苗。

“早上好！”

勇次故意绕到早苗前面招呼道。

“早上好！”

早苗用白围裙擦着手报以微笑，眼睛却露出睡眠不足的神色。

“昨晚睡得真早啊，10 点钟给你送芋羊羹的时候你已经熄灯了。”

“是吗……”她稍一犹豫又马上接着说，“我出去了。”

“喔，傍晚你不是回来了吗？”

“后来又想起一件事……”

“那不是很晚了吗？”

“对，到向岛伯父家去了……”

“向岛？”

勇次知道早苗唯一的一个亲戚在东京向岛开妓院，虽是亲伯父但早苗很少提起，也不常往来。

勇次很想询问为什么深更半夜到那种地方去，但还是忍住了，因为从早苗的表情可以看出，她非常不愿意继续谈论这个问题。

“那么，回来可能乘的是末班车吧？”

“是的，赶上了去小田原的末班车……”

这么说来，早苗回到公寓的时间应是凌晨1点以后了。

“太危险了！一个姑娘家那么晚……”

勇次以长辈的口吻说完就背过身离去了。他在雨中走着，回头一看，见早苗正抱着洗好的衣服上楼去，勇次感到那背影是多么纤巧柔美。

沟上重工所属大矶工厂的门卫森嘉吉的尸体就是在这一天早晨发现的。

百濑一家

—

这天早晨的第一个电话是由百濑家的独生女儿萤子接的。

“妈妈，沟上外公来电话问爸爸是否在家。我告诉他不在，他又问到哪里去了，好象有什么急事要说。”萤子在洒满秋天阳光的凉爽宜人的阳台上对正在院子里采摘蔷薇花的母亲久仁子说。

“是吗？我这就去。”

久仁子走上阳台，将花篮和花剪交给萤子。萤子望着匆匆走去的母亲身上飘动着的和服，将脸慢慢凑近花篮，尽情享受露水满枝的蔷薇花散发的馨香。

蔷薇是母亲最喜爱的花。从萤子开始记事起，院子里就专门围起了一片很大的花园，种着各种蔷薇花，有绿色的、红色的、白色的、粉红的，一年四季盛开不绝。

母亲也象蔷薇花一样漂亮、年轻。

萤子和母亲外出同行，常常被误认为是姊妹俩。每当出席学校召开的家长会，母亲年轻美丽的风貌总是班上同学议论的话题。

萤子为有这样的母亲而自豪。

“妈妈生我的时候 20 岁，今年 36 了。”萤子总是这样向朋友介绍。

母亲穿上和服酷似略含幽怨的古代美人，爱好也是日本式的，很少穿西装。

尽管她还很年轻，但穿的和服却过分素雅，然而，正因为这样母亲显得更恬静文雅了。

“萤子的母亲简直是《源氏物语》里藤壶的侍女，既美丽又略带点忧郁，具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魅力，只要是男人谁见了都会爱上她，并努力保护她的。”

萤子想起了同班同学品川久子的一段评语。实际上萤子

也感到了母亲的这种忧郁心情，祈祷着母亲能得到最好的保护。

在家里母亲很少说话，总是默默无言地侍奉丈夫。萤子从来没有见过父母亲因为什么事不愉快而发生争吵，但是，绝不能因此认为他们夫妻感情和睦。相反，萤子总感到父母亲的关系中有一股不可捉摸的寒气。

父亲秀彦每到星期六都不回家，从五年前就开始了，已经成为习惯。

父亲有一个公开的外妾，家在目黑。星期六和星期天必定到那里食宿，这是萤子从祖母那里听来的。

“久仁子也不好，秀彦之所以一直不能与那个女人脱离关系，这跟久仁子身体不好有关系。”祖母总是这样在孙女面前指责媳妇。

久仁子嫁到百濑家已是第 17 个年头了，尽管生了萤子，但在这个家庭里总处于十分孤独的地位。

萤子提着花篮回到起居间，母亲还在卧室打电话。

“一定要马上就找到秀彦吗？”

萤子从母亲哀求的语调中想起今天是星期天，父亲正在目黑的外妾家。

“明白了，我这就找他。”

萤子从起居间看到母亲无力地放下话筒，又重新拿起来开始拨号。

“喂喂，是相马小姐吗？这么早就打扰您，真对不起。家里出了急事想找我丈夫……”

久仁子先与秘书相马千春通了电话，请她转告。

“谢谢您，请您告诉他沟上家出了急事，叫他务必尽快

和那里取得联系。总是麻烦您，实在对不起，拜托了！”

她打完电话走进起居间，当遇到萤子的目光时急忙避开，好象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低下头去。

“妈妈，为什么不直接给目黑打电话？她算什么？妈妈难道不是堂堂正正的百濑秀彦的夫人吗？”看到母亲连丈夫的情妇都害怕，萤子感到母亲太懦弱了，不由得提高了嗓门。

“萤子……”母亲稍稍抬了一下眼，马上又露出惶恐的表情。萤子回头一看，原来祖母绢子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正站在身后呢。

院子对面就是百濑秀彦的父母——百濑俊三和绢子夫妇的宅邸。

“有急事找秀彦？是什么事啊，久仁子？”

作为保守党国会议员百濑俊三的夫人，她的头发已经完全变白了，可其中一部分非常巧妙地染成了紫色，在晨光中闪耀着光辉。

“是沟上重工的父亲来电话找……”

久仁子深深地低着头，纤细的脖子几乎快要折断了。

“哎呀，是吗？今天早上我们也接到了他的电话呢！”

“爸爸那里也接到沟上来的电话了吗？”

“嗯，沟上重工大矶工厂的门卫被杀了。”

“门卫被杀？！”萤子大吃一惊。

“怎么还不知道啊？你看看报纸吧，上面都写着呢！”绢子走到萤子跟前道。

自从萤子来到这个世上，就从未享受过祖母对孙女的慈爱之情。

“真讨厌，工厂里发生杀人事件太不吉利了！”从绢子的

语气中使人感到似乎这也是久仁子的责任一样。

“久仁子……你总是这样！你又不是刚嫁到百濑家来，给自己丈夫电话也要秘书转告，象什么话？！”

“对不起……”

“现在秀彦是他父亲的秘书，不久的将来就要继承父亲的事业成为第一流的政治家，你作为未来国会议员的夫人象这样怎么行啊！”她照例是用讥讽口吻。

“奶奶，您不是百濑秀彦的母亲吗？既如此，在责备妈妈之前为什么不能先管教一下自己儿子的不检点行为呢？”萤子实在忍耐不住插嘴道。

“秀彦已经长大成人，是一个既有妻子又有孩子的男子汉，根本用不着做母亲的来说教了。”

“是这样吗？不管长多大儿子总归是儿子，儿子有错母亲不能看着不管！”

“萤子，你竟敢和奶奶顶嘴了。久仁子，你管教得好啊！”

绢子正颜厉色地斥责道，说完就扭动着肥胖的身躯离去了。

二

萤子拿起晨报回到二楼自己的房间。

翻开社会栏，在报纸的右上角有一段报道：

“汽车制造厂门卫被杀”。

5日（星期六）上午9时许，沟上重工下属大矶工厂之门卫森嘉吉（51岁）被残杀，尸体在工厂附近草丛里被发